

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花花皇帝

丛 耸 著



济南出版社

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花 花 皇 帝

丛 竿 著

济 南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14 号

花 花 皇 帝

丛 簋 著

责任编辑: 陶昭典 特约编校: 张 宏

济南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封面设计: 李兆虬

新华书店发行

章丘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72—939—5/1·137

定价: 8.5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 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明太祖朱元璋以贫穷出身而开国得天下，岂料他的后代竟然不乏荒淫误国的不肖子孙。明武宗朱厚照就是其中的一位。长篇历史传奇小说《花花皇帝》撷取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笔记轶闻，生动地展示了朱厚照不理朝政、醉生梦死，乐于寻花问柳、当众玩弄宫女等一幕幕荒唐淫乱的生活丑剧，真实地演义出一部花花皇帝昏庸腐败、荒淫无耻的宫廷淫乐史。作品通过明武宗在位期间发生的几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揭露了宦官刘瑾挟持皇帝，专权横行，勾结佞臣朋比为奸、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着力刻画了顾命大臣李东阳等正面形象及其刚正不阿的品格，从而反映了明中叶宫廷内惊心动魄的争权斗争及其对外部社会的影响。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秘闻，具有极强的历史感与可读性。故事情节紧凑，高潮迭起，运用资料丰富，大都有可靠的史实根据，是作者近年来的力作。

1995年3月26日

目 录

第一章	阁臣承命	顽童登基	(1)
第二章	阉竖弄奸	刘瑾得宠	(19)
第三章	焦芳投靠	大臣遭殃	(47)
第四章	皇帝做鱼	豹房淫乐	(84)
第五章	杖笞翰林	计杀刘瑾	(115)
第六章	寻花问柳	江彬乱宫	(157)
第七章	贪色戕女	宸濠谋反	(198)
第八章	守仁立功	比箭辱主	(231)
第九章	李凤复仇	皇帝归天	(263)

第一章 阁臣承命 顽童登基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六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北京城内,草长莺飞、柳絮飘扬,一片柳绿花红。这是王孙公子和深闺小姐野游踏青的季节,人们纷纷骑马乘轿到郊外春游。整个京城,笼罩在一派欢娱的气氛之中。

在这美景奈何天的良辰里,在紫禁城的深宫乾清宫里,却发生了举国震动的大事:孝宗皇帝朱祐樞,久患重病,已临弥留之际。

朱祐樞是明朝第九代皇帝。他自18岁登上皇帝宝座,至今主政19个春秋,已届37岁。他当权执政,在明朝皇帝中,算是政绩斐然,颇得民心的一个。他主张革除弊政,亲贤任能;提倡纳谏,从谏如流;铲除奸佞,倡导廉政;他体察民疾,兴利除害。虽然也有许多弊端和失误,但总的说来,在他治理下,朝野一心,政通人和,整个朝政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颇有仁德之风。朝臣赞他为“中兴之主”,史称他执政期间为“弘治之治”。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这位皇帝由于积劳成疾,身患痼病,久治不愈,到如今,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现在,朱祐樞一会儿咳嗽,一会儿吐血,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清醒时,他的灵魂尚未出窍,脑子里的意念像一丝游丝在转游。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人世。但他还十分留

恋这个世界，觉得还有许多事没办。可是上苍不准许他办了。他觉得还有话要说，还有许多心思和牵挂。他担心鞑靼小王子入侵；他担心黄河干旱断流，山东等地的灾民又要像蝗虫一样流徙京都；他担心大臣不和，将会引起朝政紊乱；他担心张皇后守寡，孤苦伶仃，无人温存；他甚至担心他母后纪皇太后的陵寝要修葺，会受到万贵妃的阻拦。但他最担心的，是他的皇太子朱厚照能否坐住龙墩，把大明江山安然传下去。为此，他叫张皇后把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三人宣来，要当面向老臣托孤。托孤虽古已有之，但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这样，既可以让老臣们辅佐皇太子料理朝政，又可使自己那满怀心思的心灵得到慰藉，虽死也可瞑目了。

这时张皇后见朱祐樞精神稍好些，赶忙乘机说：“皇上，三位大臣已到，你有什么嘱托，就说吧。”

朱祐樞呆滞的目光，在三位阁臣脸上扫了一下，却把眼光停在张皇后脸上。他见张皇后满面泪痕，眼泡都哭得红肿了，一脸憔悴之色，不由得心中一动。张皇后虽然已过而立之年，由于劳累显得苍悴，但朱祐樞看着仍像当年韶华流年，好像一朵洒满露水的海棠花，楚楚动人。看着看着，不禁激动起来，哆哆嗦嗦地拉着张皇后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皇后，朕与你自成大典至今，已有十八载了。这十八年，你对朕情深意笃，淑爱有加，体贴入微，朕不胜感激。你我夫妻，可谓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只有两件事，朕对不住你，望你莫生怨恨。不过，这两事的处置，朕至今不悔。……”

张皇后听了，十分伤心，禁不住泪如雨下，竟嚤嚤啜泣起来，但嘴里却说：“皇上别说了，奴家身受皇恩，感谢都来不及哩，哪会怨皇上呢！”

朱祐樞说的这两件事，都与张皇后家里有关。一件是，在弘治初年，朱祐樞为了整肃朝政，抑制勋戚和中官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曾下令严禁勋戚、宗室奏请田地，不准接受外官贿赂的钱财和珍宝，否则下谕问罪。然而勋戚和宗室充耳不闻，蔑视各种禁令，在

京城开设商铺，收受贿赂和献品，低买高卖，并驱使家丁仆从滋事生非，肆意敲诈勒索百姓，引起百姓的痛恨，百官也哗然，纷纷上疏要求严惩作恶的勋戚和宗室。其中，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依仗张皇后的势力，恣肆京都，唆使家奴抢夺百姓的房产和地产，命令行贿的官员私放送贿的囚徒，还抢劫民女，行欢作乐，闹得满城沸沸扬扬。朱祐樤看到大臣的参本，立即派按察司使去调查，并再次颁发了关于“严禁势家侵夺民利”的禁令。当他得知两个国舅劣迹属实后，毫不容情地对张鹤龄和张延龄进行了制裁。当时张皇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朱祐樤求情，朱祐樤不动摇，依法降旨治国舅的罪。为此，张皇后曾大病了一场。

另一件事，与上件事紧密相连。由于大理寺的官员畏惧张皇后的势力，暗中给张皇后挣个面子，所以张氏兄弟虽然受了降旨治罪的惊吓，但实际上并未施行治罪。兄弟俩甚至连大理寺的大门也未到，就安然无恙地脱逃了。正因为这样，他俩恶习不改，继续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而且愈演愈烈。一个老太监看不下去了，当着张皇后的面，向朱祐樤禀报了张氏兄弟的恶行。张皇后听了，顿时大怒，斥责这个老太监是“无中生有，诬告贤良”。朱祐樤本想当即逮捕张氏兄弟下狱问罪，可是一看张皇后震怒，心便软下来，便佯作发怒，和张皇后一起，斥责老太监。老太监吃了闭门羹，心里十分冤屈。事后，朱祐樤却把老太监召来，安慰他说：“朕知道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一定要治国舅的罪。只是我得给皇后留点面子啊！所以就责备你了。这委屈你了，望你不要计较！”随后，又赏赐老太监许多金银，以示褒扬。

这事，并未了结。今年，也就是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东阳奏疏指斥弊政，其中指责张鹤龄特别严厉，揭发他豢养无赖地痞，鱼肉百姓的恶迹多起。这事，被张鹤龄和他母亲金夫人知道了，便找朱祐樤哭闹，说是李东阳“凭空捏造，诬蔑勋戚，应该反坐”。再加上张皇后整天啼哭，缠得朱祐樤十分苦恼。

人说“枕头风，一吹就灵”。朱祐樞平衡一下利弊，觉着即使是国舅确实有罪，看在皇后的情份上，也得免罪；再说，“亲不亲，皇家人”，毕竟皇亲国舅是自家人，牺牲一个大臣又算什么。于是，朱祐樞便违心地降旨把李东阳下了大狱。这事，在朝中顿时引起轩然大波，百官们纷纷上书指责张氏兄弟，要求释放李东阳。这时，内阁大臣刘健和谢迁等人，也来请求惩治张氏兄弟，释放李东阳。朱祐樞正在两难之际，金夫人带着张氏兄弟又来哭闹，要求对李东阳施以严刑，并声言：“如果皇上不答应，就死在皇上眼前。”在这两种势力夹击中，朱祐樞头脑清醒了，顿时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指着金夫人和张氏兄弟说：“你们再胡闹，朕就给你们罪加一等！”说罢，提笔在刘健等人的奏章上批道：“李东阳官复原职，入内阁！”

刘健和谢迁高兴地直说：“吾主英明，吾主英明！”

金夫人和张氏兄弟吓得目瞪口呆，再也不敢哭闹了。

过后不久，朱祐樞到南宫夜游，恰好张皇后、金夫人和张氏兄弟都在场。酒过三巡，皇后和金夫人到内室去更衣，朱祐樞乘机对张氏兄弟说：“二位国舅，可曾读过《左传》吗？”

张鹤龄答：“幼年读过，现早已生疏了。”

朱祐樞笑道：“古籍乃治国立本之训，岂可生疏？我送二位两句古语，不知愿听否？”

张氏二兄弟，急忙叩拜：“愿闻皇上训示。”

朱祐樞肃然道：“这就好。我记得《左传》中有句话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这就是说：你们虽然对朕有小的怨恨，但是我们仍是至亲的亲戚。你们说，是不是？”

张氏兄弟连连点头：“是的，是的。”

朱祐樞又说：“朕还记得《韩非子》中说：‘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朕要徇私情，国家就要乱套；朕要依法治你们的罪，社稷就能大治。你们说，应当怎么办？”

张氏兄弟怔了怔，忙跪拜，连声不迭地说：“臣下甘愿伏罪，愿

社稷大治！”

朱祐樞哈哈大笑：“这才是朕的好国舅！……”

……

往事重提，在张皇后心中掀起一阵波澜。她曾为这件事，对皇上很不满意，曾有很长时间冷淡皇上。但张皇后生性贤淑、深明大义，逐渐理解了朱祐樞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也就支持皇上对两位弟弟的惩处了。今天，皇上旧话重提，心里虽然不是个滋味，但她看皇上已是命如临风之烛，熄灭在顷刻之间，也就不再计较什么了。

朱祐樞见皇后不说什么，光用手绢拭眼泪，便转过脸来，对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说：“卿等靠近点儿，朕有话说。”

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一直肃立在床侧，神态显得甚为悲戚。

太监陈宽听说皇上有话说，急忙捧过笔纸，准备书写草诏。陈宽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又是皇上的心腹，所以他才有资格在这种机密的时刻，参与机密的大事。

朱祐樞干咳了一阵，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朕继承祖宗大业，在位十八年，今年已三十七岁了。不想天不遂人，久病难愈，恐怕要与诸位先生长辞了。现在特地把诸位请来，朝中大事，就拜托诸位了。……”

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连忙跪下叩拜：“陛下龙体稍染小恙，怎能说此话呢？我等正祝祷皇上万寿无疆哩！”

刘健今年57岁了。他生得方面大耳，鼻直口阔，一双微微上翘的眉毛下，藏着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令人一看就有将相之貌。他老成持重，深谋远算，遇事冷静，处事有方，学问深粹，对伊洛之学深有研究。在朱祐樞当太子时，他当过讲官。他讲学既深刻又生动，直听得朱祐樞如痴如醉，神态飞扬。所以朱祐樞十分敬佩刘健，始终称刘健为“先生”。刘健因此而直线上升，由天顺进士，授少詹事，累迁文阁大学士，代宰相徐溥为首辅。特别是在朱祐樞登

基之初，帮了他很大的忙，尤得朱祐樞的信赖和器重。当时，朱祐樞为了革除弊政，对几个奸佞的太监和官贵开了刀，引起支持他们的万贵妃的嫉恨和激烈反对。

万贵妃名叫万贞儿，原本是山东青州诸城人。她父亲仅是个县中小吏，因犯法贪贿被充军。那时万贞儿年仅4岁，被没收入宫中充役。后来过了十几年，居然出条成一个容姿丰美的绝代美人。一个偶然的机，被宪宗皇帝朱见深（朱祐樞的父皇）看中，选为贵妃，从此平步青云，把持内宫。万贞儿为人轻佻浮华，诡诈多端，嫉贤妒美，心狠手辣，而且权欲极强。她不能给宪宗生子嗣，也不准其他后妃生育。孝宗朱祐樞的生母纪氏怀胎时，被万贞儿得知，立派心腹宫女灌药打胎。幸亏那宫女发善心，只说纪氏得了病痞，才逃过厄运。后来纪氏分娩时，被司门太监张敏偷抱出婴儿，交与已废吴皇后偷偷喂养，才保全了朱祐樞的性命。就这样，万贞儿还派人侦察追究，要不是吴皇后密藏得严实，大祸早就临头了。直到朱祐樞长到6岁，张敏把事实真相禀报了宪宗，宪宗欣喜若狂地把朱祐樞立为皇子。这时纪氏也被封为淑妃，把来龙去脉告诉了朱祐樞，并时常搂抱朱祐樞哭道：“我儿当了皇子，为娘的性命难保了。万贵妃对我决不会善罢干休的！”果然，不久万贵妃便派人暗中逼着纪淑妃喝了鸩酒而死。朱祐樞捶胸大哭一场，把对万贵妃的仇恨暗记心里。所以他一登上皇帝宝座，首先就拿万贵妃的心腹开刀。但万贵妃也不是好斗的，她手下的心腹也是诡计多端。万贵妃手下有个叫万安的吏部主事，为人厚颜无耻，贪脏枉法，残害忠良，而且依仗万贵妃的势力，给朱祐樞制造麻烦和事端。万安已经五十多岁，万贵妃才三十多岁，可是万安为了巴结万贵妃，竟不知羞耻地自称是万贵妃的亲侄子。朱祐樞登基的第二天，万安就抱着一箱书稿，献给朱祐樞，说是什么“人伦至宝”。朱祐樞等万安走了，打开一看，书稿讲的全是房中之术，把朱祐樞气得几乎发了昏。他把此事告诉了刘健。刘健笑道：“皇上不是要除

掉万安么？这回有办法了！”

朱祐樞问：“什么办法？”

“叫他自裁！”刘健在纸上写了五个大字：“计出房中术！”随后又附朱祐樞耳根叮咛几句，朱祐樞连连点头：“好，此法甚妙！”说罢当即派人把万安召来，指着箱中书稿，怒斥道：“你身为大臣，就呈进这些东西吗？你还有点羞耻吗？你知罪吗？”

万安一听，当即匍匐地上，浑身冒冷汗，连声不迭地说：“臣知罪，臣知罪！”

朱祐樞问：“罪该怎处？”

万安忙说：“罪该削职为民。”

朱祐樞顺口说：“好。朕就保全你一条活命，立即回家种田去吧！”

这样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万安，朱祐樞深深佩服刘健的谋略。自此更依重刘健了。现在他在临终前，把辅佐皇子朱厚照的重任，托付给刘健三位大臣，就更加放心了。

他听了刘健三人说“万寿无疆”的话，摇了摇头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岂能强求！诸位先生辅佐朕几十年，朝野和顺，国泰民安，朕深为感谢。今天与诸位先生诀别，有一言相托。”

刘健三人连叩拜道：“皇上请讲，老臣必办。”

朱祐樞喘息了一会儿，紧握刘健的手说：“朕承蒙皇考厚泽，选张氏为皇后，又得张皇后所生厚照，册立为皇子，今年已经十五岁了。我看不到他登基了。就托诸位拥立他为皇帝吧，幸勿推辞！”

刘健三人连连点头，称“是”。

朱祐樞长嘘一口气，转脸对李东阳说：“卿是诗人，又是干吏，既有豁达胸怀，又处事干练，能得你与刘先生共同辅佐皇儿，朕也就放心了。只是前次为张氏兄弟之事，误将你下狱，朕深感内疚。……”

李东阳忙跪下叩首，道：“皇上不必内疚。此事多怪微臣莽撞，

没有考虑两全之策，致使皇上为难。至今想来，还十分后悔哩！……”

他说的“十分后悔”的话，是真心话。上次，他参奏张氏兄弟，不仅未参倒，反而进了大狱，几乎问罪，深感懊悔。他想到伴君如伴虎，不能随便触动老虎身上的皮毛，不然非死即伤。他想到勋戚权势炙手可热，也不可随意触动。因为自古“皇亲国舅，连心连肉”，只能巴结，哪能参奏？他还想到居官大不易，人言“宦海如苦海，官场似屠场”。在官场中盘桓，需要竹子般的韧性，还要有泥鳅般圆滑的本领。在参奏张氏兄弟之事上，检讨起得失来，就是过于锋芒毕露，棱角太锐，缺少圆滑回旋，才造成下狱的恶果。通过这次风波，他悟出一点为官之道：要想久居显位，就得讲点韬晦；就得四面兜风，八面玲珑；就得磨平棱角，以圆治方；就得上下通达，多方拢络，即使是敌手，虽然不可趋炎附势，也要应酬交往。想起来，自己从天顺进士，官至户部主事、吏部尚书，又入阁赐衔华盖殿大学士，很不容易，不能因言语有失，而视职丢官。当然，即使丢了官，自己还是个诗人，还是茶陵派的首领，在世间还是名望卓著的。不过，诗人只是个虚衔，谁不会作两首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嘛！他原想将最近刻印的诗集《怀麓堂集》呈献给皇上一本，现在看来已无必要了。

当然，李东阳所想的这些，朱祐樞是无法知道的。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一息尚存，要把托孤的大事交代好，并且要使三位大臣诚心诚意地接受下来。他觉得，刘健和李东阳经过刚才的谈话，是不成问题了。现在尚须叮咛谢迁几句，以示信赖。

谢迁是位老臣。他秉性敦厚耿直，性格豪爽任侠，办事认真练达，敢言敢做敢为，深得朝野敬重。他自成化年间，考试取得进士第一，直授修撰。到弘治中间，深得朱祐樞信任，以少詹事入内阁，参与机务。不久又迁升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平时，他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有一次，他在文华殿给朱祐樞讲授

《毛诗传》，借机向朱祐樞揭发太监杨大同与张皇后过从甚密，并仗势专权纳贿。此事被张皇后知道了，大发雷霆，说是谢迁挟隙攻击，侮辱皇后，罪当廷杖。朱祐樞让人调查证明谢迁所言属实，便驱逐了太监杨大同，并给予赐食文化殿的优遇，以示奖勉。

朱祐樞望着谢迁说：“卿生性敢言敢谏，疾恶如仇，为朕和国家提过许多重大决策的好主意，朕深为感谢。望卿与刘先生、李先生三人，通力合作，尽心辅佐皇太子，使朝政清明廉正。……”

谢迁听了，当即拜倒在地，诚挚地说：“皇上所嘱，臣敢不肝脑涂地？”

“好。我谢谢众卿了。”朱祐樞长喘一口气，欣慰地对太监陈宽说：“陈宽，你快去把太子召来，朕有话要对他说。”

陈宽应声急急走去。

二

陈宽到张皇后居住的坤宁宫，没找到皇太子朱厚照；又到他读书的上书房，仍然没找到。后来遇到一个小太监，告诉陈宽：“皇太子带领一伙太监，到万岁山（即今之景山）打猎去了。”陈宽急忙转身奔万岁山而去。

万岁山，是明初永乐皇帝朱棣四年扩建北京城时，将挖掘紫禁城筒子河和太液池的南海所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山，共有五峰，围绕山峰，种植各色奇花异草和茂郁的树林。山顶修建寿皇殿等建筑。在树林中，放养了大群的仙鹤和梅花鹿，以供皇帝和大臣们观赏。这里是皇帝每年重阳节登高远眺的所在，并不允许打猎。

陈宽为人正派，是个老实巴脚的太监。他听说皇太子在万岁山打猎，就大不以为然，连连摇头。他记得，孝宗皇帝朱祐樞整日操劳，身体日渐瘦弱，有的太监就建议他在万岁山建造一座棕棚，

以备休息登高远眺游乐。这事被一个太学生知道了，就上疏极言不当。当时管这项工程的官员怕皇上怪罪，就把太学生抓起来。后来被朱祐樞知道了，就降旨放了太学生，并召见他说：“你的意见很对。朕已取消修建棕棚的打算，望以后多给朕进谏。”事后破格提拔太学生为云南的县令。陈宽赞成孝宗这做法，认为身为人君，就得为民操劳，不能拿民脂民膏来供自己挥霍。还有一件事，陈宽也很赞赏。弘治十年前，孝宗皇帝朱祐樞在御花园游乐，一待就是四五天，连早朝都不临了。惹得满朝大臣不满。有一位侍讲学士，借讲学的时机进谏，力陈时弊，规劝孝宗罢游。当时朱祐樞玩乐的兴致正高，并没接受学士的劝说。但他也没怪罪学士。事后，朱祐樞回过味来，很后悔地对诱导他游乐的太监说：“学士一片忠心可嘉，以后你们不要再伴我游玩了！”从此他也真的没到御花园去游乐。以此事与皇太子比较，陈宽认为朱厚照在万岁山打猎，不仅违犯了朝廷的训令，而且败坏了孝宗倡导的清正之风。所以他对皇太子来打猎之事，很有点生气。

陈宽登上山顶，就听见山后坡的树林里一片吆喝之声。他急步跑进树林，只见皇太子朱厚照全副戎装，手托一只猎鹰，兴致勃勃地在与太监们围猎。

一群梅花鹿，惊慌地四处奔跑。

一伙侍卫，弯弓射箭。箭矢像飞蝗似地飞向梅花鹿，但是没有一个是射中的。

一伙小太监，尾随朱厚照身后起哄：“你看那只野兔，跑得慌神了。快放鹰，快放鹰！”

朱厚照正欲振臂放鹰，却被身旁牵着一只猎犬的司鼓太监刘瑾挡住，悄声说：“我的皇爷，别听他们的！你看草丛中那只母梅花鹿了吗？咱们把这鹿叨住了，回宫烤肉吃，晚上，我找几个小妞，陪皇爷喝酒，唱小曲！”

说这话的太监刘瑾，约四十出头年纪。个不高，长得胖墩墩，

一脸横肉，一双肿泡小眼，闪着狡诈的凶光。他是陕西兴平县人。原本姓谈，自幼被选入宫。他为了往上爬，自己用剪子骗了生殖器，投靠了姓刘的一个老太监，认着干爹，冒充了姓刘。起先，他充当杂役太监，因偷盗宫中一件玉器，被处死罪。后由刘太监在张皇后面前说情，才侥幸得免。又由刘太监推荐，刘瑾成了司鼓太监，并借机与皇太子朱厚照游玩，博得皇太子的欢心，成了朱厚照的贴身太监。刘瑾虽然不认字，但为人精明乖巧，有口才，有心机，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所以很得朱厚照的赏识。他很会笼络人心，常施小恩小惠，遇事冷静，常出奇谋，所以许多太监都依附于他。由此他结识了宫中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高凤七人，号称“八党”，又称“八虎”。他上靠皇太子朱厚照，下结党羽，渐渐得宠得势。今天打猎的主意，就是刘瑾出的。久困在上书房的朱厚照，很想玩耍玩耍，一听刘瑾的动议，十分高兴地就到万岁山来了。这会儿，朱厚照听刘瑾说晚上要吃烤鹿肉，又有小妞伴喝酒、唱小曲，不禁心花怒放，连说：“好主意，好主意！”

刘瑾说：“来，我先放猎犬，你再放鹰，准能扑住这只鹿！”说罢他“嗷”了一声，把猎犬放开，那猎犬就朝草丛中的梅花鹿冲去。

草丛中的梅花鹿，仓皇逃跑。

猎犬拚命追赶。

朱厚照把猎鹰纵开，那鹰凌空举爪。

眼看梅花鹿就要被擒住，忽听陈宽大声喊：“太子千岁，皇上召你立刻进宫！”

朱厚照跑得满头大汗，满心想捉住这只梅花鹿，不想被陈宽喊住，十分不悦地站住了，没好气地：“皇上早不召见，晚不召见，单等我快捉住梅花鹿来召见。真是的！我不去！”

陈宽着急地说：“太子爷，皇上病重了。你！……”

朱厚照不以为意地：“皇上不是早就病了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朱厚照与朱祐樞的感情并不深厚。因为朱祐樞对朱厚照管得过严，所以尽管朱祐樞对皇儿十分宠爱，却换不来皇儿的孝心。

刘瑾听了朱厚照不满意的话，急忙跑过来，附耳说道：“我的小爷，皇上急召你，一定是有大事。很可能是关系你登基当皇帝的大事。你怎能不去呢？赶快进宫吧！”

朱厚照愣了愣，不甚情愿地说：“那，走吧！”

陈宽这才放了心。他手拉手地领着朱厚照，来到乾清宫。

这时朱祐樞又咳了一阵，吐了一口血，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见了皇儿来了，精神还是为之一振。他拉着朱厚照的手，声音微弱地说：“皇儿，我和你母后，虽然生了你和弟弟厚炜二人。但你弟弟没福气，三岁就夭折了。皇天有眼，留下你这根皇苗儿，立为皇太子。我和你母后十分宠爱于你。你也聪明好学，只是近来有些贪玩，我十分担忧。……我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我希望你能继承祖宗大业，亲贤任能，远离佞臣和小人，爱民勤政，听从这三位顾命大臣的辅佐，保住社稷，把国家治理好。……来，”他示意朱厚照：“你要给三位阁老先生叩个头，求他们辅佐你登基治国。”

朱厚照听了，当即跪下，给刘健三人叩头。

刘健三人忙不迭地回敬叩首，把朱厚照扶起来，说：“使不得，使不得！……”

朱祐樞又拉过刘健的手，眼含泪水地说：“皇儿厚照生性聪明伶俐，在春坊学习时，也挺刻苦。只是他年龄尚小，又好贪玩。我担心他担不起祖宗大业，望诸位先生引以正道，辅他登基为帝，传之久远。能做到这一步，朕虽死也无憾了！”

刘健三人听着十分激动，赶忙跪下，说：“陛下放心。我等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朱祐樞听着心里一阵宽慰，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陈宽说：“陈宽，你快按我的意思，书写诏书：‘命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三人，为内阁顾命大臣。……’”话未说完，身子猛地一拘挛，闭上了眼睛。